



孫多慈，
〈白領結學生像〉（局部），
1958，油彩、畫布，
65 X 53cm。

3. 作育英才 天涯比鄰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約1958年，孫多慈與作品〈白領結學生像〉合影。

……關於孔子的一切，還是有不斷的新發現和新辯論，可見他的精神是如何的統制著我們整個民族的思想，歷二千餘年而不衰，足可與宗教的精神相抗衡。

……孔子活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仁義道德的代表，慈祥智慧的化身，他不僅是君主時代的衛道者，20世紀的民主時代也同樣需要他。

——摘自孫多慈，〈先師孔子畫像的研究〉，《中央日報》1957.9.28

走出校園·進入藝海

孫多慈在學期間得到恩師尊長的栽培，感念師恩，也將提攜後輩當成是終身職志。她在中大的表現總是受人矚目的，無論課業或是參加展覽，都有極為優異的成績，此時意興風發可想而知。無奈，1935年3至8月的半年之內，她的大學生涯結束前夕，極力爭取的深造機會落空，只能安靜地回到家鄉安慶，找了一份教職，希望能在安定中再出發。

孫多慈離開校門脫離學生生活之後，1935年8月隨即轉換身分，取得合格教師的證明，成了中學老師。她先後接到二份聘書，應聘到安徽省立安慶初級中學和她的母校安徽省立安慶女子高、初中，擔任圖畫教員。對於這個新的身分，她雖不見得滿意，但迫於現實，就認真地生活著、創作者……。

教安慶中學的時期，孫多慈仍創作不斷，不久便在安慶中學舉辦了第一次個展，對安慶的居民來說，西洋畫還是頗新鮮的。她的中學老師李則剛為文推薦，李老師是孫多慈在〈述學〉提到的少數幾位特別感念和尊敬的師長之一，對其關照始終難忘。

……我們從這些形形色色的範疇內，足以窺知孫君的觀察敏銳、取材豐富。至於技巧，我為門外漢……不敢妄讚一詞，但以孫君的作品，靜態的抒寫，具肅穆壯麗之長，動態的描繪，善深純溫雅之美，於布局敷色之外，尤具有一種奪人情志的天才。她的那種意志，情態，從作者的筆下傳出，似乎有說不盡的蘊藏。……人的生活和精神，都是被環境所決定，更說明人生一頁的過程。這裡我們才了解一個藝術家的筆力偉大，認識社會的深刻。……所以就是一個藝術家也好，一個藝術門外漢也好，到了她的畫前，總能教你始而心情怡悅，一見即發快感，繼而教你精神漸漸肅穆，似乎她給了你什麼，繼而教你沉思，教你遐想。



1937年，孫多慈教員檢
定合格證書。

孫多慈，〈畫家與其友〉，
1936，媒材未詳，
約133×100cm。



孫多慈發揮在藝術上的天賦不只有素描功力，她的創意表現在隨手取材的工藝也是層出不窮。李老師對於這一點也是印象深刻難忘！

……孫君裝置油畫的畫框，殊為別緻，殊精雅，而代價又極低廉。孫君的畫框精美奪人，也是她慧心表現的一種，她以各種樹皮製成，樹皮的色彩形形色色，淳樸美茂，古色斑斕，天然的美趣，和孫君的油畫互相輝映，舉室盎然。

……孫君對於藝術和社會的聯繫，以及了解，更能善用利用環境，創造新型。從這一點說，孫君將來的成就，更可預期。

1935年10月，孫多慈仍然努力創作，她提出了作品〈木工廠〉（疑為〈石子工〉，P25）、〈好友家應（李家應女士）〉參加中國美術會第3屆展覽。

同年10月13日徐悲鴻在南京《中央日報》發表〈中國美術會第三次展覽〉，對此次參展作品做了一番評論：「……孫多慈女士之〈木工廠〉，明暗適合，結構和諧，輕重相稱。寫工人生活，民間生活以為今日則望美術家一致之口號，奈無人肯嘗試。孫多慈以一女子而為之，勇氣誠可佩。其〈李家應女士〉一幅，輕描淡寫，著筆不多，自然雅潔……」。

1936年6月，〈畫家與其友〉參加中國美術會第4屆展覽，獲得很高的評價，作品被刊載於《中國美術會季刊》第一卷第二期，與潘玉良作品〈秋菊〉同在一頁。

1938年7月，孫多慈接受廣西桂林中等學校教員暑期講習班聘請，擔任風景靜物講師。然而，只靠這個臨時性的工作，要養活全家老小十口人，長久下去也不是辦法。好友李家應已經在浙江的戰時第一保育院工作，生活穩定了，如能有個熟人相互照顧，心裡也不會太孤單，所以在好友力邀之下，1938年底，孫多慈毅然地從桂林再輾轉移動，投奔浙江麗水的李家應。



1938年，孫多慈受聘擔任廣西省中等學校藝術教員暑期講習班風景靜物講師聘書。

戰爭時期，太多流離失所的青少年，要如何普及教育、照顧弱勢，是全民共同的目標。繼聯合初中之後，教育廳又催生了聯合高中和聯合師範，浙省的基層基礎教育大致穩當。當年有幾位保育院聯中的學生，因受到師長們的照護和指導，高中畢業離開保育院去上大學，例如：袁振藻，畢業於中央大學藝術系；潘昌侯，畢業於中央大學建築工程學系，都成了李院長和孫老師的學弟。

孫多慈在麗水聯合中學任教多年，眼看著小學生們也都長大成人，為因應戰時臨時需求而設立的英士大學，也被教育部正式收編為國立英士大學，1944年8月新任校長杜佐周聘孫多慈為國立英士大學藝術專修科專任講師。

1946年抗戰勝利後，保育院就地解散，所有的師生、院童都回歸本籍，許紹棣也帶著全家回到杭州生活，孫多慈的藝術生涯開始於南京的中央大學，成長於浙江的麗水，發展卻是從移居杭州的西湖畔、孤山麓之後。在杭州，孫多慈仍創作不斷，籌備在上海舉辦一次展覽，1947年，許、孫家還迎來了他們的次子瑀方。

1948年孫多慈接受了杭州國立藝術專校（即杭州藝專，現更名為中國美術學院）汪日章校長的聘書，在該校兼任副教授。此時此刻應該稍事安頓準備發揮了，孫多慈在上海慈淑大樓的展覽介述裡表示，希望

右頁下圖：
1949年，孫多慈剛到臺灣時期的身影。



左圖：
約1946年，孫多慈與繼女許絳烟（左）、長子爾羊（中）攝於西湖。



右圖：
1948年，孫多慈次子瑀方與繼女絳烟（右）、爾羊（左）合影於杭州。

能好好的經營她的藝術志業，「……將於西子湖上闢一畫室，俾與藝苑名流，四方同好，切劇講習，庶有所得，幸不吝賜教焉！」可惜未滿一年，這個夢想就被迫放棄了。

1949年5月孫多慈全家又再一次大遷徙，到了臺灣定居。2015年，杭州的浙江美術館舉辦「孤山麗水覓詩情——孫多慈畫展」，策展人李

既鳴觀察孫多慈在大陸時期的藝術發展：「……此時孫多慈已經成熟穩健的發揮了她推廣美術教育登上國際舞臺的潛力，她的創作風格定型於種種機緣的累積，在孫多慈的眼中『畫，是畫心，畫夢。』創作是畫『夢』，化她生命的寄託於『藝術』的夢。而從麗水到孤山的這一段里程，是她傾全生命的尋尋覓覓，卻怎能僅僅落在『築夢』了得！」

來到臺灣·開啟教學生涯

1949年5月，大陸的政局動盪，政府官員攜家帶眷的又再一次的大遷徙來到臺灣。許家這時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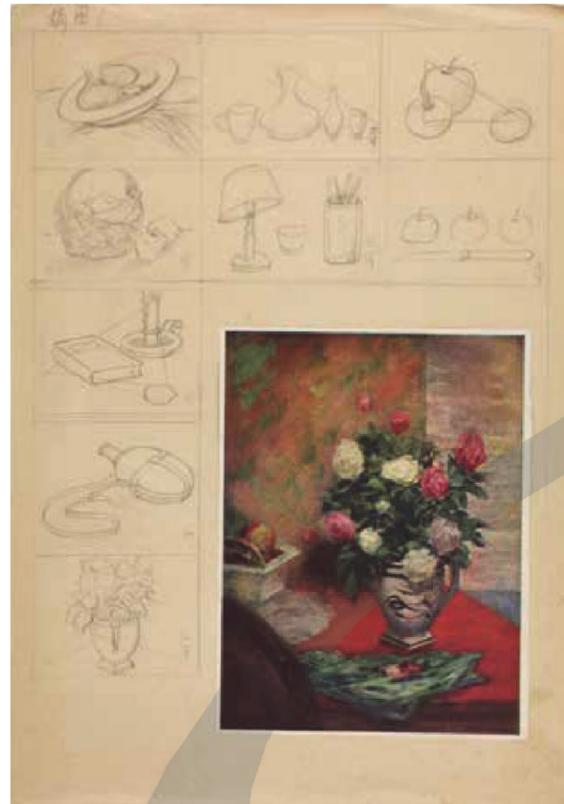




了兩個小寶寶，住在臺北羅斯福路靠近臺灣大學附近，鄰近的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長劉真送上聘書，孫多慈遂順利地在臺灣開啟了專業藝術教育的人生。當時在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勞圖專修科（後升格為藝術系，即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任教的還有黃君璧（1898-1991）、溥心畬（1896-1963）、袁樞真（1912-1999）等教授，孫多慈擔任基礎的素描課，一教就是二十年。幾乎每年進入臺師大美術系的同學都有機會跟隨，有的學生在校課程以外，還會到孫老師的畫室請益。

左圖：
1950年，孫多慈（右3）帶兒子到臺大女生宿舍探望許絳烟（右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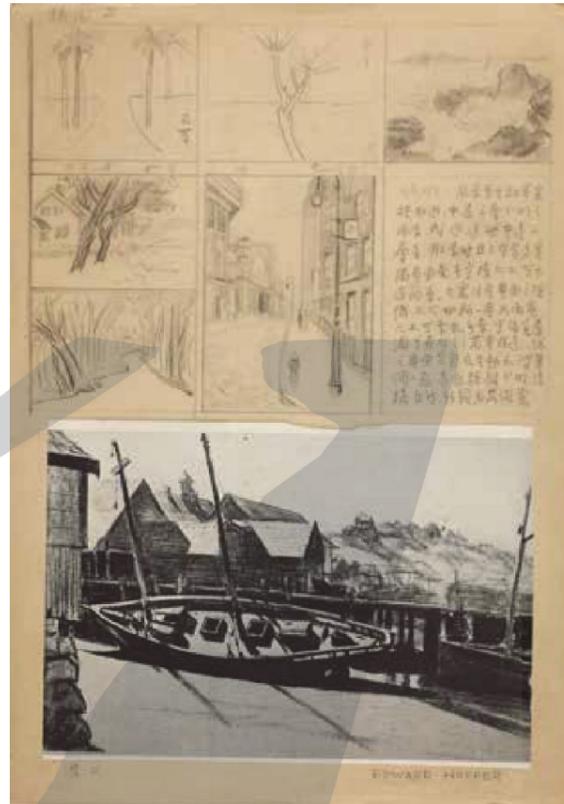
右圖：
1957年，孫多慈（後排中）與臺師大藝術系學生合影。圖片來源：蔣健飛攝影。



左上圖：
孫多慈，〈自編構圖講義——花卉〉，1950年代，紙本，30×21cm。

右上圖：
孫多慈，〈自編構圖講義——風景〉，1950年代，紙本，30×21cm。

下圖：
孫多慈，〈自編構圖講義——人物〉，1950年代，紙本，30×21cm。



左頁下圖：
1956年，臺灣省立師範大學藝術系師生合影。前排：廖繼春（左2）、孫多慈（左3）、袁樞真（左4）、虞君質（左5）、黃君璧（左7）、陳慧坤（右5）、莫大元（右6）；中排：馬白水（左5）、林玉山（左7）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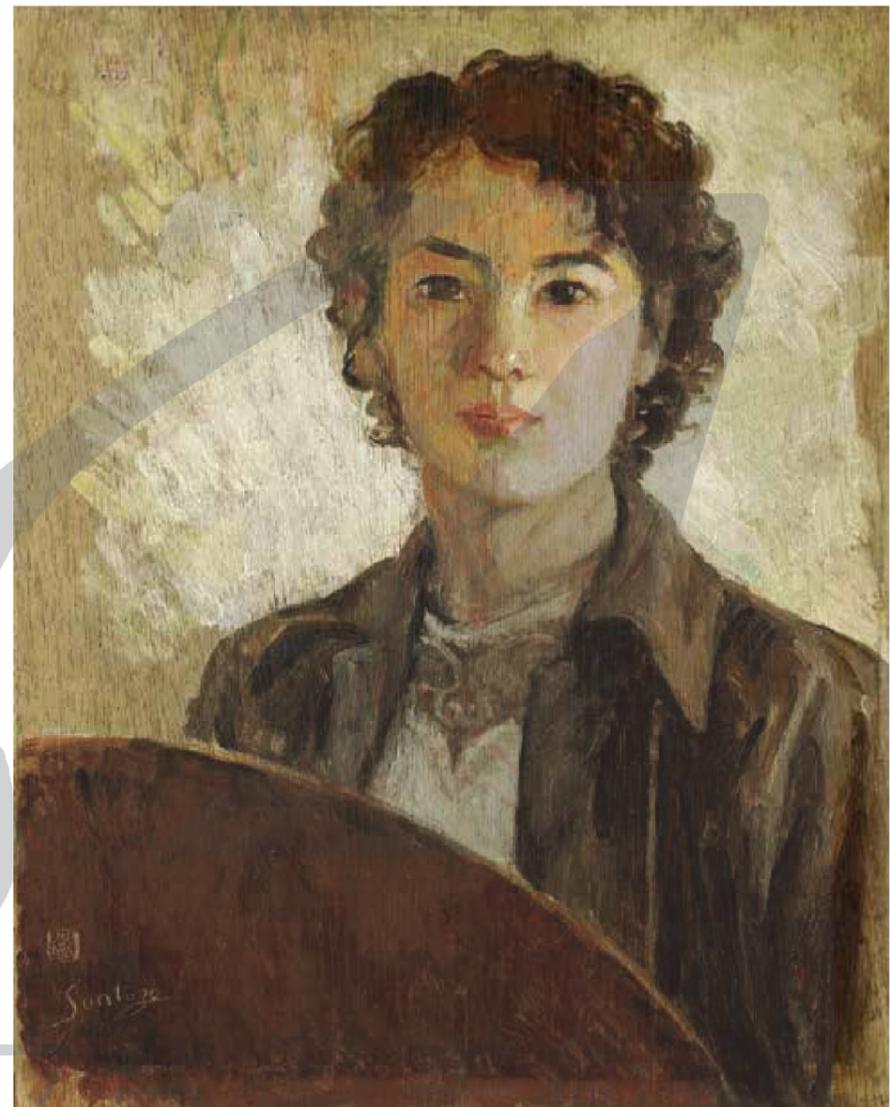
孫多慈因為居家的空間有限，所以臺師大分配給她的宿舍就用來當成畫室，在畫室裡她可以有稍微寬闊的創作空間，也可以讓學生們課餘有地方聚會聊天。孫老師推動國際文化交流的心願，始源自於她未能如願的留學夢，轉念之餘，她也儘可能幫助學子們獲得最新的國際資訊，因為經常出國辦展、訪問講學，總會帶回各種國際藝壇資訊，讓後學子弟們能夠在極短的時間掌握新訊息和國際畫壇接軌，畫室經常有藝術系的學生出入，更有很多非科班的學生，大多是臺大美術社的學生，外文系的同學也不少。在臺師大藝術系任教期間，孫多慈的畫室培育了李渝、李明明、謝里法等人，日後都有很好的發展。



約1950年，孫多慈閱覽畫冊時的神情。

左圖：
1950年代，孫多慈在羅斯福路居所作畫情形。

右圖：
約1950年，孫多慈攝於畫室。



孫多慈，〈自畫像〉，
1954，油彩、夾板，
99×85cm。

儘管孫多慈嚮往國外的藝術大環境，她還是得認命接受學校的聘書，但是一有機會她就會努力，以作品填補她心嚮往之的「理想國」。也許冥冥中自有天助，雖然早年孫多慈無法如願地出國深造，往後只要有機會可以幫助學生們，她總是不遺餘力地奔走，彌補了得來不易的出訪機會，這個心願始終沒有停息。而機會似乎也益發得多，親朋好友們也都為滿足或彌補她曾經的遺憾，體諒她經常為學生奔走的心意。



孫多慈，〈唐裝女士〉，1957，油彩、畫布，80×65cm。

孫多慈，〈紅衣少女〉，1950年代，油彩、畫布，尺寸未詳。



加入「五月畫會」是她參與新藝術的積極行動，日後更極力地推介青年學生去國外展覽，開創國際視野。1960年2月，她獲得傅爾布萊特獎助計畫的獎助，赴美講學，經由劉國松和莊喆所寄贈的目錄，孫多慈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關鍵詞 ■ 傅爾布萊特獎助計畫 (Fulbright Program)

傅爾布萊特獎助計畫，是由美國政府推動資助的一項國際教育文化和研究交流計畫，依照當時任職阿肯色州參議員J·威廉·傅爾布萊特的提案於1946年設立。

傅爾布萊特計畫是世界上「規模最大、聲譽最高的國際交流計畫」之一，它通過五十所負責機構在一百五十五個國家和地區運作。截至2016年，逾三十八萬七千名學生、學者、教育工作者、研究生和專業人士獲選參與交流，至2019年已誕生六十位諾貝爾獎得主、八十九位普立茲獎得主、七十五位麥克阿瑟獎得主。

並沒有錯過1960和1961年的「五月畫展」，而且對這一群學生的新風格作品印象深刻，她用了「勇猛精進」的精神來形容。

對於展出作品的風格轉變，孫多慈也是讚許。「……以簡潔的形色和爽利單純的技法，表現了中國書畫的抽象意境，水墨的意境和空靈的境界，相信西方人能藉此而獲得一種明朗的東方概念。」發表在《自由青年》上的〈五月畫會受邀赴美展覽前言〉，孫多慈對這班年輕有創意的後輩學生們，鼓勵關心還加上推崇，看得出她是多麼欣慰！

1960年的暑假，孫多慈參觀紐約長島博物館 (Long Island Museum) 的展覽，結識了該館的館長，承館長之邀展，孫多慈卻因為訪美講學的課程繁重而婉謝，但孫老師轉而推薦「五月畫會」的這些年輕世代作品，亦獲得該館長的欣賞，決定於1962年6月在該館展出之後，再巡迴美國各大城及大學畫廊展覽。之後，因為運畫出國的手續耽擱，畫展延期訂於9月展出，期間獲得教育部黃季陸部長及國立歷史博物館包遵彭館長之贊助，另姚夢谷、王宇清、張隆延、虞君質等諸位先生之協助，使畫會會員的理想得以實現，這些事務幕後的推手，也有孫老師的努力。

左圖：
1962年，右起：莊喆、楊英風、孫多慈、韓湘寧、彭萬輝、廖繼春、劉國松參加國立歷史博物館「現代繪畫赴美展覽預展」，於館前合影。

右圖：
1962年，右起：莊喆、廖繼春、韓湘寧、孫多慈、楊英風、劉國松等參加國立歷史博物館「現代繪畫赴美展覽預展」，於館內合影。





左圖：
1960年代，孫多慈指導畫室學生油畫。

右圖：
1960年代，孫多慈在畫室指導學生素描。

從臺師大第六宿舍的畫室搬到和平東路安東街附近，孫多慈的畫室有更多學生來學畫，謝里法學生時期就在孫老師私人畫室幫忙，在畫室擔任助教很認真努力，孫老師畫室新來的小學生和初學者都交給他照顧。

1970年左右，謝里法和廖修平兩位當時在美國紐約，曾一度想要回國服務，其時孫多慈正準備退休，希

望他們能夠進到臺師大任教，但整個大環境時機並不十分合宜，所以又勸他們要好好考慮一下，書信往返了幾次之後，謝里法終於沒有成行，這一拖就是十餘年，謝里法在孫師過世之後，接受《雄獅美術》的約稿，曾發表了一篇紀念孫多慈的文章〈沒有寄出的賀年卡〉，對孫老師的和藹親切以及關愛學生多有著墨，但也有些許無奈老師的「難得糊塗」吧！



2012年，謝里法觀賞孫多慈中大展覽時留影。
圖片來源：王庭玟攝影提供。

百年樹人·籌設文化學院美術系

曾經擔任教育部長的張其昀（1901-1985），對孫多慈有著知遇之恩。籌辦文化大學美術系是孫多慈在推動美術教育的志業上最為人所稱道的事。

張其昀是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今南京大學）。曾任中華民國教育部部長，在教育部長任內整修創建了臺北的「南海學園」，一心推動「發揚中華文化」，卸下部長職務之後，在臺北的陽明山找了一塊農園，創辦了以復興中華文化為重點的「中華學術院」，之後，又積極將文化傳承的重心，提升到高等教育的層面，成為日後「中國文化大學」的前身。

創校之初，張董事長向早年在南京中央大學旅臺的同事、師友們尋求協助，但人員散居各處也難尋覓，且學校理想的學門面向寬廣，於是從知名校友當中求才。孫多慈因此被張其昀延攬，賦予重任，籌組大學部的美術系。2022年，中國文化大學慶祝六十週年校慶，細數創校初

始，舉步維艱，孫多慈籌辦的美術學系，成為開校的元老系所。

孫多慈從事教育工作多年，職場生涯無時不以尊師重道，傳道、授業、解惑為使命，她對至聖先師孔子的敬重，使她有偉大的志向，也讓她踏實地實現了一些夢想。

1957年教師節，孫多慈在《中央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先師孔子畫像的研究〉，將她參考古書記載，以及諸多對孔子面貌、身材、特徵等之紀錄分析透徹。從尋找資料開始，孫多慈已經決心研究孔子畫像，「當我開始畫我國歷史人物畫像的時候，第一個要畫的便是孔子，參考的材料偏尋不得，……」，孔子像應

孫多慈，〈孔子〉，
1960年代，水墨、絹本，
40×31.8cm。



能表達聖人的「形」，但更應傳達聖人的「神」。

試看孔子傳上所寫孔子之外體形貌，「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是可知孔子生有異相，傳記中並沒有描寫成臥蠶眉，丹鳳眼，隆準廣頰等等，……傳說中的堯舜都是具有英偉莊嚴的相貌，當時孔子也是聞名於諸侯的大力士，傳記中曾說：「丘身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是知孔子確是一位身材高大體魄健壯精神矍鑠目光奕奕的巨人。

……我們從未看過一幅與孔子同時代人畫的孔子像，至今能與吾人考據的當推顧愷之的一幅，和吳道子的一幅。顧為東晉巨匠，傳神寫照，每重神態，蓋其描寫，純為內部的一種心情的節奏，非表面存在的狀態，而為「內心之傾注」，故其寫孔子像，雖不能知其外貌，但可寫孔子之「神明」，故顧畫孔子像一出，立即為當時朝野人士所重視，而流行甚廣。直到唐吳道子再繪孔子像，並鐫刻於石，即今日吾人習見之拓本。吳道子為唐代大師，張彥遠嘗稱為「畫聖」，所作之孔子像，論語所謂「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是也，但是否面貌逼真，則又不得而知矣。

孫多慈以教育為天職，以藝術家求真、求善、求美的態度，對至聖先師孔子的畫像從收集資料、考證到完成作品，她懷著虔敬的態度，像宗教儀式般的許願和還願，只求聖像能流傳久遠、教化人倫。

……我發願要用自己的想像力來塑造，繪成一幅長約丈餘的孔子像，贈送給師範大學懸掛。於是開始將四書五經重新溫習一遍，將孔子傳一而再地讀了幾遍，又看了一些參考文章和圖片，還有孔子畫像的印刷品。除顧吳所畫的以外，我又看到兩年前美國《Life》雜誌上刊載過一幅孔德成先生的坐像，牆上貼了一幅孔子畫像。還另外從明弘治《闕里志》，以及由明刊本聖蹟圖翻印的孔子像，逐一加以研究，發現明弘治《闕里志》的孔子兒像為孔子像之最古者，我也比較喜歡這一幅，覺得此幅與我的想像較為接近。

右頁圖：
孫多慈，
〈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像〉，
1958-1962，
水墨、紙本，尺寸未詳，
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典藏。



最後綜合研究的結果，約於1958到1962年之間，孫多慈完成了〈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像〉，而這幅作品在中國文化學院成立之時，懸掛在學校第一棟校舍主建築「大成館」正廳。

1962年孫多慈正從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講學歸國，挾當年在學的知名度和任教臺灣師大時期的表現，回國以後更是演講、發表不斷。

1963年8月孫多慈接獲張其昀董事長發的聘書，聘她為教授兼美術系系主任。因為張其昀誠意地邀請，昔日中大畢業的孫多慈接受此項任務，因此還得了個特別的頭銜：中國文化學院美術系創系系主任。然而，孫多慈當時還在臺師大任教，所以直到臺師大退休之後，才接受了文化學院華岡教授的聘書。

「中國文化學院」籌設初期，學校的校舍都還在施工階段就已經對外招生了，學生們看到半成品的建築心裡確有著諸多的疑惑，可是眼見張董事長對於創設一所「傳播中華文化」的殿堂之教育志業，



1959年，孫多慈（後排右3）與臺師大美術系教師合影於陽明山。

孫多慈仍然認真地發揮她創意的天賦。課程規劃大部分比照當時唯一的大學美術系（臺灣師範大學），當時臺師大的規模也是搬移了中大藝術科的傳統，而「中國文化學院」是一個沒有包袱的新天地，拋開所有的束縛，孫多慈為臺灣的美術教育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

美術系開辦初始，孫多慈還是有她的理想，畢竟臺師大或是中大的藝術科，都是以培育師資為前提，因此，孫多慈邀請臺師大的同事們支援教學，課程儘管類似，學生努力學習做藝術家的方向有所不同。

聽聞孫多慈公開徵求教師，全臺灣僅有的自由開放的藝術搖籃，每年要培育出幾十位年輕藝術家，吳承硯（1921-1999）前來應徵。吳承硯早年畢業於遷至沙坪壩的中央大學藝術系，父親吳麟若和徐悲鴻都是中大的同事，吳承硯學生時期即仰慕徐悲鴻，是少數幾位中大藝術系畢業，移居臺灣的校友，任教文大美術系二十餘年，因為追隨徐悲鴻，吳承硯幾乎翻版複製了當年在中大徐悲



吳承硯，〈孫多慈像〉，年代未詳，油彩、畫布，90.5×72cm，
圖片來源：華岡博物館典藏提供。

鴻的教學模式。

張創辦人創校之初，就希望能將學校做成類似博物館式的教育機制，學校的系所學門包羅萬象，此外每門類學科都有各自的先賢代表，要取得這些古人的相貌並非易事。孫多慈完成〈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像〉(P73)之後，還繼續繪製「古聖先賢」系列的水墨稿本。吳承硯1963年接到學校的聘書，教學之餘，亦接受了此艱鉅的任務，將〈古聖先賢畫像〉水墨稿本改繪成油畫作品，作為教學輔助置掛在校內，這任務規模不小，作品典藏在華岡博物館，成為珍貴的文史教材。孫多慈和吳承硯合作多年，也是希望完成傳統中華文化之先賢圖像，好讓年輕學子們有所認識。

自從1952年第一次以進修的身分踏出國門，1954年返國後，孫多慈的涉外事務增加得非常多，她參與很多藝術相關的評審，也應邀參加各種會議，甚至各種活動、聯展等邀約。

左圖：
孫多慈，
〈易安居士（李清照）〉，
1960年代，水墨、絹本，
38×28.7cm。

右圖：
孫多慈，〈蘇東坡〉，
1960年代，水墨、絹本，
38.2×28.5cm。





1970年代，孫多慈繪
〈孟子造像〉。



孫多慈，〈曹子建〉，1960年代，水墨、紙本，49.3×38cm。

1965年，孫多慈接獲籌備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及中華民國第5屆全國美術展覽會籌備委員的聘書。11月，提出作品〈沉思圖〉(P98上圖)於國立歷史博物館參展展畢贈藏。1968年9月，臺灣省立臺北師範專科學校校長葉震翟聘孫多慈為兼任教授。

1968年至1969年，張其昀聘孫多慈為中華學術院天主教學術研究所藝術組研究員。另外，於1969年3月孫多慈從伊朗展覽後轉往美國訪問，得到張其昀董事長一函，祝賀孫的展覽成功，同時又發給她一份特別的聘書，請孫多慈擔任中國文化學院美國分校教授兼系主任。